

丐窟探奇記

一般人對於乞丐，俗稱是「瘋三」。講起「瘋三」二個字來，一定誰也可以想開一些從前所學在等當的影像來。然而大家所曉得的大概祇是一些「拉黃牛」、「趕豬羈」或者「拋頂宮」、「師子題毒」等類其他的，我相信許多人爲了維持自己的「身價」，都不願直接混入乞丐羣中，所以無洋知道。於是「瘋三」祇是在上面的三種裏翻來覆去的寫着稿子，也無異是「老生常談」了。

記者爲了須要知道一些乞丐的實際生活情形，所以在某一天下午，去作一次實地的訪問。

記者曾經有過經驗：那是某一年冬天的事，記者預備去混在乞丐窟中打聽一點什麼消息。天上正下着大雪，氣候寒冷得兩腿不停的打抖，於是，身上不得不穿着厚呢的大衣，歪戴上了帽子，在鄭家木橋附近乞丐常住的地方踱着。也許這種打扮，他們認爲太漂亮的緣故，疑心我是什麼「包打聽」之流，連話都沒有講，幾乎被他們有組織的打起來。我懷着滿腔熱誠的同情，結果換到的是失望。

這次可早就準備了，沒有出門的時候，身上換了一件破得掛下布塊的工裝，穿上了一雙舊得打算丟掉的橡皮鞋，頭髮根本是蓬亂得和稻草一般的，所以用不到裝扮。雖然衣服是又破又髒，儼然是一個乞丐一般，那雙潔白的手掌，和毫無一些污穢的臉膚，總和真的乞丐差得多，自己在鏡子裏看到這種樣子，也有些兒好笑。

跳上了街車，往去年險些遭打的乞丐集中地駛去，到和目的地差得不遠的地方，便停下車來，拖了那雙連底也將要脫下的橡皮鞋，踏着散漫的步子，向前移去。這理由是這樣：靠着討錢過活的乞丐，絕

對沒坐街車的事的。否則，一定要給人看穿秘密。

這時候，我無異是一個真的乞丐了。

鄭家木橋還是那麼的熱鬧，電車呀，人力車呀，裝着整包棉花的卡車呀……都在忙碌的飛駛着，我的那許多「同道」仍屬是膽怯地站在馬路邊上，或者隔在紛駛車潮中，靈活地

望着四週，可有什麼「肥豬」（可以當他鄉曲的傢伙）坐了人力車跑過，讓他們拋一個「頂宮」（搶帽子），或者在「安端帽」手裏搶到一隻「活繩」（搶女人手裏的皮夾）。有時候他們點起了脚尖，翹望着可有「條子」（巡捕）在跑過來，如果有的話，他們一定會很快的和狡兔一樣的逃去。

經過不少的擁擠的路程，又轉了兩個灣，在一條某年曾經來過的衙堂裏，我到了「乞丐的大本營」。假使

地上鋪得極濕的，一層泥土至少有四五分厚，衙堂房子裏的住戶，還是不住的從水落裏倒下水來。陰溝裏得已經不能流通，水仍舊從陰溝處回流出來，滑得地面上一大灘，讓那許多睡着的乞丐，都



仔細的數一次的話，這裏準有近二百多個乞丐。他們大都在睡着午覺，一條破草蓆蓋住了半個身子，有許多把僅有的一件棉袍，扣上了鈕扣，自己便鑽在棉袍的中間繙做一團，前面的一個領口，還是滾圓的張着，冷風便從這裏面吹進去，大概是代替戲院子裏常見的打氣風扇或者空氣調節吧。有許多在捉着「富貴虫」（跳蚤）兩隻指甲中挾得「啾啾」地不停的發響，甚至放進嘴裏，用牙齒狠命的把它咬死，簡直是像有「不共戴天」的仇恨一樣。

在流動的水裏。

沒有睡覺也並不捉風的，便和六七個「同道」聚在一起聊天，手裏拿着那根「打狗棒」，胡鬧地在空中曳着，看他們倒也怪悠閒的，沒有一絲心事一樣。四週放了不少破棉絮，破草蓆，飯碗，和一些洋鐵罐裏剩下的殘羹餘水。

當然囉，記者已經沒有某年去訪問的時候漂亮了，所以也引不起他們的注意。

放出一副可憐的情感，讓它浮現在臉上，像怕，像陌生，像害羞……一樣的走去，走到那許多在「天」的「同道」的面前，就停下腳來，注目朝他們望了一刻，怪害怕似的在他們旁邊坐下來。自然，大家都是對我望上一眼，大概我的化妝功夫還不差，所以他們還不會疑心而責問我什麼，更沒有理睬我，讓我不自然。

「徐那格娘，」搖老倒一（大概是一個乞丐的綽號）再「勿寫意」，定規要請他吃「皮郎頭」一（拳頭）麼沒道理格，矮子生……」

「小浦東啊，勿要火氣」大東西一（要緊的意思），全是自家弟兄，一腳連腳一（自己人），勿要攪七廿三……」

「勿關格，我」寫意一別人「勿寫意」有咭難法，當我「洋盤」一（鄉曲的意思）……」

從這一些短短的對話裏，立刻可以曉得又是爲了什麼分據不均，或者有侵佔權利的事情，以致「非打不可」。

過了不久時候，話也差不多完了，看他的臉上似乎露出一些精神勝利的笑，於是記者馬上向他們

「朋友，我是剛從鄉下上來，過勿落哉，阿可以帮帮忙，挑我吃口白飯……」

「你是剛從鄉下上來？……」

那個叫小浦東向我全身估量了一眼，反問。

「是啊……」我可憐地回答。

「在鄉下吃啥格飯？」

「鄉下也是在「本街」上混混日

脚……」

他一定以為我的可憐是真的，我和他是「同道」也不致騙人，大概貧苦羣中的有同情的一句話，絕對不是欺人的一句流言，天賦人類的慈悲的同情心在向他心頭襲擊。他「吹」的發出一聲鼻音，正著臉色向我道：

「那末？你要曉得規矩囉？」

「規矩？自然要曉得的呀？」

「怎樣拜法呢？」

「拜「老頭子」是頂便當的事情；你先付我十塊錢，跪下磕兩個頭，頭兩個月裏所討到的錢全給以後是你自己的，任何人要欺你，你可以告訴我，一定不給你坍台……」



旁邊那幾個似乎沒有感到什麼興趣。不等我回答都不約而同的向

小浦東說；

「小浦東，去哉。吃夜飯啦……」

……

隨着，都走完了，

小浦東馬上開起口來。他說：

「上海吃飯板規要有「爺叔」

格（爺叔就是老頭子和師傅之類），你嗰沒「爺叔」拜我好啦……」

當然，記者心裏也感到好笑，

很明白他是上了我的大當。